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一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陳子龍卧子

徐鳳彩聖期

錢穀子公參閱

馬恭襄奏疏

奏疏

馬昂

覆陳選禦虜疏

覆陳禦虜

頃山西道監察御史陳選言北虜部落惟孛來最強又密招孕顏三衛及海西野人女直相結屯住去各

來朝要我宴賞，窺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臣守臣，多因循怠慢，城堡不循飭，甲仗不堅利，軍士不操，甚至富者納月錢而閒，貧者迫飢寒而逃竄，是以邊備廢焉。緩急無憑藉，乞勅該部計議行文各關，務要脩治甲仗，操演軍士，痛革前弊。候至九月，請勅大臣徧歷巡視，若鎮守備禦等官，果有盡心所事，邊備整飭而士卒愛服者，量加賞賚以旌其能。若素無勇畧，廢弛邊務者，量情降出以警其怠。邊關要害之處，或當益官軍守備，或當設營堡隄防，或當用墩臺。

瞭哨而舊未有者，俱要處置得宜，於農閒時月，差遣大臣巡視督責，則五七年之間，一帶關口，無不整肅，威武無不振揚，而虜寇不足慮矣，宜准其言。

覆時政疏

覆陳時政

八事止覆二事者，共餘非

頃南京監察御史鄭安等，上言時政八事，其一曰：徙

兵部事故也。

戎狄以安中國，門庭之內，非寇盜所宜居，村落之間，非豺虎所宜伏，萬一四而有警，則彼伺變而動，昔晉人居戎內地，以致五胡雲擾，近日曹欽用達軍謀反，其明驗也。伏望陛下覽古監今，防微杜漸，凡京畿

之內所置降虜。令該部設法處置。或遠徙邊郡。或分置外衛。配隸軍伍之中。治以中國之法。其原管頭目。亦調隔別衛分。不得羣聚一處。坐生其心。夫人少則易制。勢分則易弱。庶幾中國底寧。戎心永遏。其一曰。平寇賊。以靖邊疆。今天下太平。兵革不用。獨廣西蠻賊作耗。流及廣東。殺掠人民。攻陷城邑。蓋由將非其人。兵失其馭。是以人各偷安。莫肯赴闕。寇至則却走。以避其鋒。寇退則張皇。以徼其功。昔狄青宣撫廣南。不再月而破儂智高。近時山雲爲總兵。而循獫不敢。

出沒。今天下豈無賢將如狄青山雲者。但未有以的知而用之也。夫兩廣雖邊地。然此賊不除。則延蔓之勢。漸不可遏。四夷聞之。恐生他患。乞選良將以滅賊。爲期仍遣有風力御史體審。先前兵將老師玩寇之故。懲治一二。以警其餘。然後申明軍法。凡賊人出入蹊徑。官兵不守。把經過地方。官兵不攔截。攻劫堡寨。官兵不固守。所陷城邑。所司不報聞。皆治以重罪。如此則法令嚴。而將士奮勇。賊可掃定。而邊境獲寧。臣等議以爲二事皆有理。但徒戎之論。朝廷往因言者。

有達官不必動之詔。惟兩廣賊情宜另遣御史體審。事爲可行。

會議漕運事宜

漕運事宜

此成化三年漕運事也。舉其一以例其餘。蓋損益

一兌運成化三年秋糧三百二十六萬石。淮安徐州

可知矣。

臨清德州倉支糧七十四萬石。如有災傷停免。就令

漕運官於淮安等倉照數支運。一兌運糧米正糧每

石兩尖加耗平斛。其加耗則例。湖廣江西浙江六斗

五升。江南直隸并廬州府五斗五升。江北四斗五升。

徐州四斗。山東河南三斗。一兌運米以十分爲率。京

倉收六分。通州倉收四分。支運俱通州倉收。一官軍
饋運。如遇風水壞船。百里內府州縣正官。百里外所
在官司視驗。申漕運官依例處分。一運糧官軍行糧。
浙江江西湖廣江南直隸衛所。并南京各衛。俱於本
處支米三石。江北鳳陽等八衛所。并直隸廬州安慶
陸安滁州泗州壽州儀真揚州八衛。俱於淮安倉支
米麥二石八斗。高郵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左六衛。俱
於徐州倉支米麥二石六斗。遼洋船并南京水軍左
等八衛。於南京各衛倉。大河等五衛。於淮安常盈倉。



山東於臨清倉俱支米二石四斗。德州天津等九衛於德州倉支米二石。一南京有無籍之徒名爲跟子。遇各處起解糧草布絹到京。先於艤舟處迎引赴官。每米一百石。草一千包。索取歇家銀一錢。其歇家亦百端遮說取利。事敗法司罪如常例。人無所懲。請令南京法司。如有犯此。徒罪以上者。枷號三月。謫戍邊方。一南京各衛應納屯田子粒。已有定制。近多拖欠不完者。蓋徵收之數少。管屯之官多。各假公營私。屯軍應差不能存業。請自今有屯衛所。但選老成廉幹。

者一人總理徵糧之時不許差人及親詣糧局各衛仍照紅牌例無得擅科差違者聽巡倉御史舉劾一南京英武飛雄廣武衛初撥江北下屯該納原額子粒一萬四千三百六十九石八斗有奇除起運外存留者俱各衛收然既無監收之官又無收貯之倉故每月雖有俸糧文冊而無扣支之數宜令本衛量脩倉廩付經歷收支歲遣主事一人監督一南京翰林院官吏及翰林院官員該支南京三分四分本色俸糧九百六十餘石每歲俱於禮部關支不便請以本

院空地修理倉廩，每年會計糧數，定撥收支，庶事體歸一。一河南舊添注僉事一員，提督中都留守司，并安慶等二十八衛屯種，近革去，於額內副使僉事，歲輪一人提督，事冗官少不便，宜如舊添注僉事一王府婚喪大事，每歲朝廷三五次遣官行禮，館穀贈遺，未免浩費，請自今親王郡王并妃如舊，差在京內外官行禮，其將軍縣主以下，應差京官者，以命布政司官，應差內官者，以命本府承奉。一朝廷設立倉糧，預備賑濟，官吏放給之際，多不用心，里老書手，夤緣作

弊貧難缺食。不得其濟而般實賄賂多。得支給。或假
逃戶以冒支。或通輿皂以關用。又有虛數侵盜。插和
沙土者。以致小民不被實惠。乞勅該部出榜禁約。如
有仍前作弊者。不拘贓數多少。槩發口外爲民事屬
枉法者。克軍一爲事官。賊證明白。問擬罷職者。往往
捏詞赴京。妄訴撫拾。原問官吏。自今在外巡撫。巡按
弁按察司。問過有贓官吏。赴京訴寃者。原問克軍者
發極邊衛分。原問爲民者。發口外。一濟寧州至汶上
縣。先因雨雪泥淖。添置康莊驛。設馬二十五匹。驢六

十頭尋以驢撥南城開河二驛改置站船而馬仍留本驛宜革去之而以馬撥譚城晏城劉普桃園四驛一山東所屬寧海海威海成山靖海大嵩鰲山靈山安東等衛雄崖海陽寧津竒山等所僻在海濱分廵分守提督把總官經年不至致軍民被虐邊備不修設或倭寇猝至爲患非輕乞勅山東按察司管糧副使兼提督官軍修城池繕器械禁科擾操軍馬以備不虞一直隸淮揚廬鳳四府徐滁和三州地勢卑濕不利畜牧致解官之馬多以不堪退回乞如江南鎮江

等府事例每匹收價銀十兩類解則官民兩便矣。一徐呂二洪全藉河南脾沙岡等處水灌注接濟運船。先年設主事一員。後又添設河南叅議一員專理。近乃罷去。兼管於河南布政司分巡官。以致上源淤塞。水利不興。請如舊增置叅議爲便。一濟寧州小長溝至開河驛堤。上接汶泗等河。下通黑馬等溝。導引泉水以濟糧運。元時州之西蓄孫村南望二河之水。設減水閘十餘座。水大量爲減泄。小則流入官河甚利。今久失修葺。日就坍塌。且每歲山水衝壞堤岸。春時

無水接濟。夏則漫流。滄沒田禾。舟楫難行。請如前修築。一儀真至通州。俱係運道。而淮揚一帶水路。各有專官管理。惟自直沽至通州。事多廢墜。請令張家灣收輓主事。督同所在軍衛有司。委官提調。各淺夫老以時採取椿草。每春初糧運之時。遇有水淺漫流。如法築置壩堰。逼水歸洪。庶糧運無滯留之患。一貴州土官襲職有例。就彼冠帶。免其赴部。乞照近年湖廣考滿官吏事例。令土官五品以上者。納米三百石。六品以下者。一百五十石。以備凶荒。一京倉缺廩。收受

糧米先請蓋造二百間。工部已於大軍倉內蓋成六十間。然猶未足。聞工部所餘木植尚多。通州亦然。請仍蓋成原請之數。

李中丞奏疏

奏疏

李賓

推舉御史疏

公同推舉

本院先奏御史缺員數多。請勅天下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正官。選推官知縣中廉能名著。歷練老成。言貌相宜。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進士舉人出身。歷任

三年之上不限旌異與否舉送吏部覈實分送兩京各道問刑半年照例實授其有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罪之已蒙俞允兼命巡撫大臣公同推舉自是惟南直隸巡撫巡按及浙江兩司會舉數人其他顧忌畏避未見敢舉一人者又其後止許推舉曾經旌異者且旌異多出好惡之私又有避嫌而不肯旌異者巡按御史每年一更有前以旌異而後不肯覆勘者其中有年貌不相宜者有非科目出身者有旌異之後易其初心者古稱立賢無方不可拘泥又曰薦賢

受上賞。蔽賢榮顯。若不納賄賂。不私故舊。不聽請託。不執偏見。協於公論。自然得人。況今御史多缺。而緊急用人之際。乞如前例。仍行天下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正官。各舉所部推官知縣。凡以科目出身。三年秩滿。堪爲御史者。雖未旌異。當亦舉之。若復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仍論以法。如此則振揚風紀。皆得其人。而天下有司。亦知所勸勉矣。

保舉疏

保舉人才

公爲 賢才屈在下僚。上不見知。無由自達。乞勅在京文臣。

與史治誠正本之治也

四品五品管事官及六科十三道官各舉所知如知
州缺則於州同知判官知縣等官知縣缺則於縣丞
主簿教職等官內各舉一人該部再加詳察遇缺除
用仍各註舉主職名日後犯贓連坐仍請通行各處
巡按御史并接察司分巡官照依憲綱事理所至之
處廣詢博采守令廉勤公謹六事克舉備荒救荒有
策者戒飭之糾劾之務臻實效毋事虛文若巡按御
史按察司官不用心訪察顛倒是非者俱坐以罪如
此則善者知所勸而益脩厥職惡者知所懼而勉於

爲善。庶幾守令皆得其人。下民各安其生。而無流移
失所者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馬李二公奏疏
卷之一

保舉人才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二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姚 臺元可參閱

白恭敏奏疏

疏

白圭

禦寇方略疏 禦寇

一延綏邊方。東西綿亘二千餘里。連接察罕腦兒斷頭諸處。最爲要害。諸營堡防守官軍俱於陝西南陽

潼關摘調每歲分番往來無常恐非經久之計切見
榆林城安邊營神木縣係邊境要衝土地廣饒水草
便宜於其地各立一衛或分調延綏慶陽三衛全伍
官軍或編送內外問擬刑徒及近歲清出諸衛新軍
守禦其地一虜寇近年以來稔知我邊軍馬單弱營
堡寥落輒肆侵掠今河水已解尚在河套且各堡屯
兵相離路遠猝遇有警不能應援切見榆林等營堡
舊調諸處守備官軍強弱不齊宜於其中精簡資力
過人弓馬閑習騎兵二萬分屯三路量加賞賚名曰

遊擊令其五人爲伍。十五爲隊。編爲伍甲。籍其姓名。有功則同陞。無功則併戮。又推舉可用武臣三人。一人充總兵。二人充遊擊。專用禦寇。仍請救文武大臣。以生殺之權。其所選官軍中路一萬。聽總兵叅將調遣。其東西二路遊擊將軍各統五千。或在安邊神木邊境。或駐延綏環慶。就糧按伏。往來隄備。首尾相應。使我有掎角之勢。敵受腹背之攻。一甘寧延綏三邊操備軍士。俱係西安左等衛累次選調防禦之數。父

子兄弟相繼戍邊，離彼原衛，既遠數償，官馬歲治，軍裝勞役不息，戶有人丁，亦各差操，且陝西災旱連年，衣食缺乏，雖給口糧，不足以贍，故軍士逃亡，殆以千計。今軍旅方殷，恐漸乏人守禦，乞令各邊守臣查勘所調旗軍多寡等第，如京軍事例，或聽於原衛全支月糧一石，或聽優免餘丁差役，使聽助軍費，或聽歲加賞資，倒死官馬，令守臣區畫衆，爲買補，則軍伍無逃亡之患，而人心可勸矣。一延慶二府所屬環縣合水縣葭州保安州等處，民居散漫，城堡遠隔，招寇剽

掠而合水白豹等川、鐵邊德靖金湯諸處，有城堡墩臺遺址，亦有山寨險利之處，乞令陝西三司堂上官親詣邊陲查勘，舊有墩臺山寨之地，量役軍民修築。凡旁近散處軍民，悉拘入堡，守望相助，又增撥延慶二府原選土兵，分屯操守，及各處間擬囚徒，定撥墩臺哨守。藤望有警，舉火傳報，則邊氓有保聚之固矣。

四川盜賊疏

盜賊

日者四川盜起，燒毀縣治，敵殺官兵，而江西河南山東俱有草寇竊發，南北直隸水旱相仍，淮河淤塞，湖

水耗竭所在多轉徙之民行舟被劫掠之害浙江自去年以來旱潦爲患江潮溢漲礦賊竊起矧兩廣流賊未寧陝西虜寇未息荆襄流民未定此皆目前可慮之事今天下有司既不能加意撫卹以消患于未然又不能及時緝捕以弭患于已發事機一失漸不可圖則遠近騷動其憂將大惟皇上以生靈爲念中敕各處鎮守巡撫巡按并三司官嚴撫捕之禁重隱蔽之罰凡有盜起卽時捕絕仍令有司巡視撫理如所巡之地盜賊劫掠至于再三而一月不獲者分

巡分守及原委官俱令停俸捕賊劫掠大盜之聚皆起於上下招聚不捕至四五而限內不獲者令戴罪捕賊必獲乃已其或嘯聚成羣事勢艱大馳奏處分如有因循隱匿者聽鎮守等官執問如此則法令嚴明盜可以滅而民可以安生矣

軍務七事疏

軍務

近者虜勢陸梁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越非假以便宜重權人不用命因疏軍務七事請救越遵行之一官兵有能以寡擊衆出奇殺賊者聽越取所在官庫金帛賞之仍上其功籍若畏縮失機及奪取首級掩

爲已功、情罪深重者、叅將以下、卽軍中斬之以徇、輕者或停月俸、或奪冠帶、或降祿秩、庶賞罰嚴明、官軍用命、一今陝西延綏寧夏官吏軍民舍餘人等、有計謀超越、習曉胡事者、有運籌破賊、可以成功者、悉聽越詢訪舉用、一體陞賞、一陝西平涼及高橋等處、多上達土人、善射敢戰、宜令越選其衆所信服之人、令自招集、能招千人以下者、授所鎮撫、千人以上者、授百戶、五千人以上者、授千戶、原有職者、遞陞一級、仍人給銀三兩、布二疋、月米一石、并鞍馬器仗、復其賦

役。號爲義勇。編立隊伍。相兼調用。如例陞賞。事寧之日。願從軍者聽。不願者放歸農。其官員軍民戶。下有年力精壯。自願報效者。亦如例招募。一官軍士兵人等。奪獲虜寇畜產。近皆以給有功官軍。但虜寇所掠者。多陝西軍民。孽畜將盡。無以耕作。後有奪獲者。仍給原獲之人。其餘被掠者。召主還之。不得侵奪。一領軍守備大小將官。戰守各有所宜。宜因其才更易之。一典守糧草官。忌事作弊。以致邊儲空虛。及委辦軍務。任情避事者。不分方面軍職。聽卽執問。其延綏陝

西寧夏鎮守總兵副叅遊擊等官俱宜聽越節制。如有安邊弭寇之策馳奏以聞。

處置荆襄疏

荆襄

荆襄一帶。山林深阻。流民往往羣聚其中。時或弄兵。以爲民害。今人幸已掃除。苟不乘時處置。恐餘孽復滋。將貽後患。臣等議得襄陽荊州等衛所官軍永樂宣德間。俱于本處操守。未嘗遠調。房縣在萬山中。去襄陽七百餘里。山水險惡。其千戶所專一守禦地方。均州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相爲唇齒。其

千戶所專一控制諸縣自正統十四年以來始將各衛官軍調遣麓川兩廣等處征進及于太和等處脩造以致城池空虛武備廢弛故賊首千斤劉得以乘隙爲亂請以分調各處官軍取回操守城池有警易於調用又安遠縣西北抵房縣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二百八十餘里東南抵荊州三百四十餘里又去荊門南彰當陽隔遠縣小民寡遇有盜賊急難救援請于此設立千戶所以備禦地方又荆襄地方實與陝西四川河南四省疆域相接道路險遠要害去

處無巡檢司盤詰。以故所在流民。往往趨之。久則聚集爲非。請於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房灘當陽縣漳河口立巡檢司設官置兵盤詰姦細。又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棗陽光化宜城當陽遠安等州縣州止設知州判官吏目。縣止設知縣典史。且此數處民少地廣。就食流民屯田軍餘數少。詞訟紛紜。盜賊時發。請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縣丞一員。俾專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革姦弊。

覆萬翼安邊疏

安邊

故事邊境封界之外軍民不得擅出耕牧通歲守邊

諸將乃私令軍士於界外開種沃地於各堡分牧頭

畜招寇虜掠若能因高也軍日非守邊上策因糧於我欲令巡按御史行邊禁約宜

移文延緩鎮守諸官禁之違者聽巡撫巡按并按察

司奏治山東逃民見在神木茂州諸邊營堡耕牧致

生邊釁俟無事之時欲審其貫籍給以口糧省今復

業有居處成家願編軍伍者聽宜移文巡按并三司

分巡官如所擬行之各邊將帥以損兵爲失機寇至

皇明經世編

白恭儉奏疏

卷之一

安邊

七

平露堂

則嬰城閉匿。欲遣科道一人在邊巡察。凡遇有警。敵衆則固守而要其歸。敵寡則併力以殲其衆。然兵無定法。宜移文守邊官員。有寇則相機戰守。寇衆則互相應援。不得依違誤事。各邊營堡守瞭官軍羸壯貧富不同。守備等官。或包辦月錢。或占爲匠役。或令耕田取利。故有力者偷安自逸。貧弱者久守墩臺。欲專遣御史一員。往來點視。凡守墩官軍。季一更代。然令各邊有警。專人巡視。恐致煩擾。宜移文巡撫官嚴加禁約。務使差役均平。違者聽巡撫巡按官奏治榆林。

東西地方，胡寇出沒之所，欲增設營堡墩臺，量調守望軍馬，宜移文鎮守等官，令詳議可否。以聞。欲如舊制，以奮勇當先者爲奇功，不次陞賞，以斬獲首級爲次功，量加賞賚。雖近年間，以奮勇當先與擒斬一例陞賞，然皆斟量賊情功次多寡處之。實非舊制。蓋奮勇數多，恐賞至於濫。宜仍如近例，因功陞賞，當先官軍有出衆奇功，聽總兵等官擬奏區處。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李之楠仙植參閱

王莊毅公奏疏

疏

王 竑

論邊事疏

制虜

公聞知兵者不獨以節槩勝也

臣聞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曩者逆虜孛來
犯邊朝廷用安遠侯柳溥充總兵官統大將軍趨涼

州以待敵。所謂正兵也。又命武平伯陳友克遊擊將軍。往來截殺。豈非奇兵乎。友等用是出虜不意。劫其老營。斬獲無算。至今虜聞遊兵。輒懷畏避。此用奇取勝之明驗也。今此虜復來入寇。雖與講和。終非久計。乞照前日用兵事宜。令副總兵馮宗統領京營并河南山東等處官軍爲正兵。從蘭縣大路徑進。復分兵一二萬人。以叅將一員充遊擊將軍統之。仍命文臣一員監督。各給旗牌。從宜調度。分爲兩翼。各路而進。如和好已成。按兵隄備。不然。則與甘涼等處總兵密

相糾合。或斷其前。或截其後。或衝其腹心。劫其老營。使彼腹背受敵。首尾難救。如此。則虜酋可擒。醜類可殄。而邊民得以息肩矣。

覆安邊方畧疏

備邊

一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開閉。使我有險可守。寇無利可乘。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頓兵不過一二百人。勢孤兵弱。難以應敵。遠兵猝難應援。府谷縣境極臨東邊。西距諸營八百餘里。師來寇去。勞敝無功。可選諸營精兵九

千。分爲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統馭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則巡歷邊疆。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相去不止數程。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而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餘人。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因追補虧損官馬無力賠償。雖出陣傷。亦違例徵併。是以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賠。庶不使軍馬兩失。

論陝西用兵事宜疏

陝西用兵

一關陝之地，風氣剛勁，俗尚武節，多有智謀勇敢之人。乞出榜召募。一乞給降銀牌，遇有功者，卽給賞存照，以憑陞用。一山東河南等處，見調官軍，乞如京軍例賜銀兩裨襖。一軍中處置諸務，並無法比可據，軍士往往臨陣在逃，多方誤事，乞查洪武永樂年間行軍決罰條例，頒降軍前，以憑遵行。一乞將陝西布政司官庫見貯銀布，收買戰馬五千匹，給軍征進。一乞將陝西在城及迤西所屬衛所官軍民壯舍人餘下

操練以備警急調用、

兩廣剿賊安民疏

兩廣剿賊

二兩廣之事、在此一舉、趙輔韓雍須假以賞罰重權、
使得便宜行事、斯可望其成功、一輔等至彼、須審度
賊情輕重緩急、事輕而緩者、委三司官謀勇可任者、
分道守禦、重而急者、須躬親率兵從事、欲于廣西進
兵、則先守潯州諸處要害、賊奔之地、欲于廣東攻剿、
則先據賊之歸路、務俾此賊進退無路、腹背受敵、一
兵集則賊遁、兵去則復來、此西南夾之常情也、須
賊聞我軍既集、恐深遁不出、須築堡立柵、闢爲圍困、

之計。大征以殄滅之不可輒稱賊退民安。卽與班師。一須嚴戒軍士。

不得斬殺幼兒婦女。及被脅來歸之人以爲功。仍宜榜諭脅從之人。願復業者。曲加賑恤。一廣西土官人等。有能招集土兵狼兵。殺敗蠻賊。平定一村一寨者。卽給以冠帶。具奏量與官職。其兩廣境內官吏軍民及致仕閑住等官。有諳破賊方畧。許詢訪舉用。有功一例陞賞。一兩廣連年被賊擾害。民不聊生。今大軍徂征。復累供給。其民間應買辦解納物料。并清解軍匠。及成化元年以前逋欠狼銀商稅鈔貫。乞暫停止。

李襄敏公奏疏

疏

李秉

奏虜情疏

貢虜

近者迤北進貢使臣從萬全右衛拆墻以進。徑至宜
府駐劄。沿山牧放馬駝。近者一二十里。遠者四五十
里。聽候辦驗馬匹。延住半月之上。方起程赴京。誠恐
其窺伺虛實。變生不測。乞敕廷臣計議。今後如遇使
臣到。就令將所帶弓箭行李收封在官。依例款待。駢
牽馬駝。選人伴送赴京辦驗。庶不令彼久駐窺伺。

奏邊務六事疏

邊務

一戶部送銀一萬兩收貯官庫。今俟軍士出戰日給

賞。臣以爲未戰而賞。則可使修器械。壯士氣。臨戰而

賞。則緩不及事。雖有無益。且旣賞精兵。次撥軍士。亦

出教有頭撥次撥之說

係策應人數。若全不預恐沮其効勞之心。乞以前銀

精兵給什之六。次撥給什之四。庶恩澤稍均。人有激

勸。可圖成功。一各處軍士。止以有妻爲有家小。其雖

有父母兄弟而無妻。亦作無家小。減支月糧。是輕父

母而重妻。非經久可行之法。况父母兄弟供給軍裝。

不無補助。乞以此等作有家小開報一體增給。庶使親屬有賴。軍不逃亡。一調撥守邊官軍。俱有行糧口糧。其家小在原衛者。復給月糧。固已重費矣。近聞有家小隨住。潛將本衛月糧糶賣與人者。又有私探家小。因而逃赴原籍者。是虛出之弊。又且甚焉。乞令該衛送其家小。俱赴守備處所。就支月糧。行糧住給。其有父母年老。果不能去。及事故代回者。仍在原衛給月糧。必須開豁明白。勿得重冒。一舊例各邊瞭望官軍。去城四十里之外者。方給口糧。近因達賊犯邊。創

立墩臺多在腹裏守瞭官軍較之沿邊晝夜不得休息者勞逸不同而口糧一體支給亦爲虛費乞令住給一宣府先因布少軍士冬衣布有家小該三疋四疋者內一二疋每疋折棉花三斤近聞本地布貴花賤價直不平人心嗟怨乞令每疋折棉花四斤一宣府既添除山西叅政副使等官監督收放糧米其舊差本部收糧主事一員不無虛曠宜取回部。

論邊事疏

邊事

臣材識粗庸叨膺邊寄偶有所見不敢緘嘿謹條具

以聞、一各處沿邊衛所舊有武學、近多革廢。故官軍之家、雖有俊秀子弟、無能教訓。欲求將材、不可得已。乞令各衛所充軍文職、有學問者、免其差操。或于舊學。或于閒房、專教官軍子弟。庶俊材不至于失學。將材不至于乏人。一萬全諸衛所官軍、自擾攘以來、或與賊交爭、死于鋒鏑。或勢孤力屈、被賊虜去。其遺留父母妻室、有老年者、殘疾者、衛所無人養贍。原籍程途、寫遠、形影相弔。無所依歸。饑寒死亡、誠可哀憫。乞令所在官司、量與口糧布衣、恤其饑寒、保全性命。庶

廣朝廷之仁政。以召天地之和氣。一古云無三年之積。則不可以爲國。今口外倉庾多無三年之積。而東自永寧。西抵蔚州。多有荒閒田地。可以耕種。宜令宜府等處見操步隊。及空閒軍餘閒墾。庶軍無饑饉之憂。民免轉輸之苦。一係安新城去懷來僅六十餘里。柴溝堡距懷安城僅四十餘里。鎮守內官在懷安城。則有章係陳士。在懷安城。則有田霽韋源。每歲令此四人者。輪流守備。更代不一。士卒苦其往來艱難。官吏厭其迎送頻數。况所在各起房屋。勞費軍民。宜令

前四人者，二人分守保安新城柴溝堡，二人分守懷安懷來，則官事簡而人無所擾，委任專而責有所歸。一直隸隆慶州民原有十四里，永寧縣原有八里，自變亂以來，死亡逃竄者衆，今見在民隆慶不過四百餘戶，永寧不過一百四十餘戶，合之不過五里有餘，而兩處州縣相去僅四十里爾。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官吏多而民少，民其能安富乎？宜將永寧縣併之隆慶州，則民不受害，官無冗員，而糧有蓄積。

上邊議三事疏

遼東邊事

一遼東自在安樂二州先年投降夷人陞授指揮等官遇有病故免其子弟赴京就于都御史處襲替後兵部必欲其應繼之人赴京襲替多有貧難經年曠職者人心嗟怨或因而泄漏邊情乞今後凡有應該襲替之人許于遼東都司轉行巡撫都御史處襲替具由令本司年終通類造冊奏繳以備查考一遼陽開原二處有副總兵叅將分鎮守地方緣其間所屬通遠等堡俱係夷賊侵犯之處山路險遠必得熟于鄉導裨將統調人馬分據要害庶幾有警易于應援

臣見延綏等處叅將都指揮韓斌生長遼東曾守備
義州號令嚴明夷狄畏警今延綏邊警以寧乞將韓
斌取回遼東命充遊擊將軍聽調殺賊一遼東地方
自成化二年秋以後迄今被賊搶掠之處其聽調官
軍多有與賊交鋒被傷陣亡者又有守瞭墩臺城堡
被賊攻圍射傷身死者已該鎮巡等官節次奏報有
案可查而陞賞不及乞行巡撫等官將節次行勘造
冊敢勇當先及陣亡被傷官軍併未行勘曾與賊對
敵被傷或因而身死沒于王事者通查明白量加陞

賞以激勸人

整飭邊備事

防守墩堡

臣聞制狄之方。固莫先于講武以練兵。安邊之策。尤莫先于據險以守固。照得獨石馬營等處。城池形勢險隘。官軍頗多戰守有人。若賊寡。則有寡不敵衆之心。不敢輕進。勢衆。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敢深入。又有都督孫安在彼提督。號令頗嚴。官軍知畏。縱有警急。亦無足慮。所可慮者。惟宣府而已。切照宣府迤北沿邊一帶。大小白羊常谷青邊張家等口。中間多有

通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年。該太監興安尚書魏源。親請彼處相度形勢。築立城堡。調撥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以絕邊釁。固安人心。續該總兵官楊洪奏准。將大小白羊等城堡。原守官軍馬匹。歸併葛峪堡。練比。因青邊口張家口西北邊等處。城堡係緊要去處。仍前守備。不曾歸併。後因達賊犯邊。前項城堡無人守備。俱各廢弛。及照青邊等處。內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等處。况往宣府等處軍餘。俱由彼處出入。前去馬石等營。盤運糧米。被達賊搶擄者甚多。此等之

人深知鄉導是以被擄軍餘王春等入境打縛。由此
進入其原立城堡。若不仍前復設調撥軍馬。照舊守
備。非惟無以嚴邊防。誠恐有以啓賊意。臣屢以此事
與鎮守總兵等官柏玉等極陳利害。商確施行。柏玉
等僉曰可行。獨總兵官紀廣執迷不從。說稱沿邊墩
臺俱有守哨官軍。便不守這也不妨。臣切慮沿邊墩
臺相離通人馬去處。城堡少者四五里。多者數十里。
縱有奸細乘夜進入守墩之人。豈能望瞭及照原守
城堡。卽今見存其守備官軍。俱在宣府等處團操。前

項城堡缺人守備倘有奸細投間抵隙因而入境窺探虛實貽患非輕臣叨居言路之官濫膺叅贊之任義所當言豈敢緘默如蒙乞敕兵部行移鎮守等官將不係歸併團操青邊等口緊要去處量撥官軍馬匹仍前修守分委都指揮或的當指揮一員專一在彼提督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仍行見在叅將楊能量帶官軍千墩空添築墩臺以便瞭望其歸併大小白羊等處遺下城堡隘口仍分守備萬全右衛都督江福葛峪堡都指揮楊文提督墩臺都指揮樂泰

等嚴督該管官軍常川遠出哨探以備不測不許怠忽以墮賊計務要關防周密而嚴謹隄備相機行而邊境無虞仍行都督紀廣從長斟酌如果要害去處可以不設守備本官別有禦寇長策令其明白奏請定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徐桓鑒惠朗叅閱

周文安公集

疏

周洪謨

安中國定四夷十事疏

安夏定夷

安中國者三，一積民食，國家舊有預備倉以積穀，但有司率爲文具，宜立定規通行天下，凡積粟以一萬

皇明經世編

周歌二公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安及定災

石爲率。遇大豐年，官積穀十之三。中豐年十之二。下豐年十之一。積之之久，十里小縣，可至十萬石。大縣，可至百萬石。凡府州縣官考滿，以積穀盈欠爲殿最。不幸而遇災，驗口賑給，凶年旣散，候大豐年，悉令還官，不取息。中豐年還三之二，下豐年三之一。凡民所還，及官所積，須使滿小縣十萬，大縣百萬之數。則有備而無患矣。一撫流民。西漢時，召信臣守南陽，流民自附八萬餘口。東晉時，雍州舊在陝西，西安府因流民來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松滋

縣舊在直隸廬州府。因流民來聚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其後南雍遂併於襄陽。松滋遂隸於

荊州。此往事之可法者也。成化七年從檢討張寬之

此項聚殺事

奏。流民聚此處者。械歸故里。適值溽暑。因饑渴而歿。妻女被掠。瘟疫盛行。船夫遁解者。懼其相染。故覆舟於江。後令都御史原傑招撫。計死者九十餘萬人。故當時四川陝西地震五百餘次。災傷徧於天下。此今事之宜鑒者也。今宜著令流民與各郡縣相隣者。徵召信臣故事。聽其附籍。仍復九年。待其安定。然後徵

之。遠而不可附籍者。做晉南雍州松滋縣故事。設州。
此法於今當行。縣置官吏編里甲建庠序以治教之。今流民在在有
之。四川湖廣尤多。凡流民所在。宜令附籍。量爲賑給。
寬徭省刑。承絕戶田地者。使納其糧。刀耕火種者。免
之。則流民即良民矣。一弭強寇。東漢時廣陵賊張嬰
寇揚徐。太守張綱單車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即降。今
強寇時常有之。謂宜先令人以張嬰故事備錄本末。
開諭招撫。如其聽從。散歸農社。否則征勦未晚也。其
禦四夷者七。一備胡虜。東漢大將軍耿恭爲匈奴所

開恭遣人持藥矢射之其肉如沸而死今西北一帶
守邊者俱宜用藥矢或用之弩箭邊箭神臂弓但賊
近邊牆即斃其馬則敵人畏懼永不敢窺伺邊境矣
一剿廣寇漢順帝時日南象林蠻反乃募蠻夷使自
相攻嶺外悉平唐明皇時西原蠻黃乾耀等叛詔募
累吉酋領方子彈甘令輝等討之遂斬乾耀今廣西
左右兩江知府土兵不下四十萬若夷人出沒不調
中國軍馬止募土兵征剿轉輸金帛以資糧餉如通
把事有功者陞爲冠帶通把事又有功許子孫世襲

能以空言動也

上官勇固精中伐交難爲上策然非十兵與之志不

能以空言動也

又有功陞爲隨司長官。又有功許子孫世襲。若土官知縣有功陞知州。知州陞知府。知府陞宣慰。又累有功則歷陞而上。以至都指揮都督。則人皆盡心。無不可破之賊矣。一征剿西南夷及吐蕃。漢昭帝時西南夷姑繒葉榆殺藍州太守。乃召鉤町侯亡波擊之。唐德宗時吐蕃入寇。乃召南異牟尋擊之。今貴州苗賊即古西南夷。如其出沒。則調貴州四川各宣慰司土兵以征之。松潘番人。即古之吐蕃。山路極險。百姓運糧常被夷人搶劫。此四川之大害也。乞將松潘官軍

留一半守衛。移一半於山麓之下。庶省一半運糧之
苦。仍召松潘所轄四宣撫司長官。與之約。能勦捕羌
夷者。陞賞皆出常格。則四川大害可去矣。一征剿雲
南邊境。雲南老撾等處。其地瘴氣甚毒。進者必死。若
不得已而征之。必須調各處土兵。資以餽餉。約以陞
賞。如唐之調雲南。異牟尋以征吐蕃。遠在境外。尚成
大功。况近在雲南者耶。一經制雲南境外地方。雲南
臨安縣南有野人一區。內不屬雲南。外不屬交趾。宜
善諭其酋長。與之建立衙門。使自推寨主。堪任知府。

等官者奏請定奪。止許三年貢馬。免其一應差發。則內可以屏障雲南。外可以捍蔽交趾。一經制湖廣溪峒諸蠻。宋太祖時辰州夷人秦再雄武畧勇健。擢辰州刺史。終太祖世邊境無患。今辰州苗賊地方。宜因克平之後。如宋太祖故事。使各峒酋長自擇某溪峒可立宣撫長官司。并土官知府等官。則可使如宋之無邊患矣。一經制四川都掌大壩。太祖高皇帝經制雲南貴州。及四夷邊境。設立土官宣慰宣撫知府知州知縣等官。獨廣西蠻番縣分。湖廣苗蠻溪峒四

川都掌大壩三處未盡設立，所以三處每有夷人出沒之患，乞如祖宗成憲，設立土官爲便。

條陳十二事疏

修內治

君天下者，貴乎采衆言之善，而采衆善者，貴乎盡力行之功。故堯稽于衆，而舍己從人，舜察迺言，而用中於民，禹拜昌言，而方懋厥德，湯若先民，而日躋聖敬。武王受丹書之戒，致慎德之功，是皆采衆善而力行者也。故能致世太平，享國長久，伏覩皇帝陛下，即位以來，招延賢俊，容受直言，其與前代帝王致理之

意蓋一揆矣、惟在力行之可也、且羣臣進言、有繫百
司之分理者、有繫 聖躬之力行者、如整軍除寇、守
禦餽餉、皆百司所當分理、至於親經筵、以講聖學、謹
德政、以惇化本、此則 聖躬所當力行者、臣聞苦藥
利病、忠言利行、伯禹戒舜有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
好、傲虐是作、伯益戒舜亦曰、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
遊於逸、罔淫于樂、是皆謹德之功、保治之要也、夫舜
聖神文武、重華協帝、其德之盛、可以無加矣、其治之
極、可以無憂矣、而猶戒以謹德、保治如此、則凡圖舜

之治者其可不加慎乎。今羣臣所進雖不及禹益之
嘉言亦當今之切務。陛下誠能取其善者而體諸
身則必光大有裨益于 聖德矣。近年以來星變累
見桃槐不華黃河泛濫海水迭嘯此皆上天譴告有
司嘗以上聞 太上皇帝雖自抑畏天變未消至於
北征之時大臣切諫以爲不可而卒莫從臣以爲若
平昔因災異之言而嚴修德聽臣下之諫而免親征
則安有今日之患哉。今天下臣民以 鑿駕未復痛
恨之深切於肝腸入于骨髓所望者惟欲 陛下勵

精聖學、懋昭厥德、以慰四聖在天之靈、以承太上皇帝之統也。然而今日之務、在於外攘虜寇、內安民而已。外攘之功、既無不舉、內安之政、豈容少緩。臣近捧詔陝西四川水陸往還萬八千里、得見民之所以疲政之所以敝者、實由內治之未修也。臣叨居侍近、不得不為陛下言之。謹條十二事以聞。一、察吏治以示勸懲。每歲各處巡按御史乞差二員。其一留守三司。其一巡歷郡縣。一撫流民以防奸宄。各處流民聽其遊食所到郡縣。撥與荒閒田地耕種。免徵稅

糧一興學校以悖風化各處提調學校僉事無督教之實乞裁革及學官有缺不許監生充選一慎科舉以求真才科目惟以得人爲要不必鄉貫是拘宜令遊學之士隨其所在即許應試一止苛歛以恤貧窮各處有司科歛民財或餽遺上官或交通使客宜加嚴禁一均賦役以甦凋瘵四川所屬郡縣差役不均乞令每里各置一籍專書戶口多寡驗丁科派一糾武職以足兵食各處武職或治產業宅第而私役軍丁或貸錢以賂上司而償以軍糧宜令巡按御史糾

察而加降黜，一肅軍令以止劫奪，各處征討軍士，有沿途劫財害民者，乞許諸人殺死勿論，一謹防巡以禦寇賊，各邊守堡軍官并巡檢，縱放軍士弓兵，致有賊盜之患，乞令巡按御史糾察治罪，一恤吏員以廣仁惠，各處吏員兩考赴部，因文書差訛，送問重歷者，自今乞皆停免，一省虛費以節民財，各處驛傳什物，極事華侈，及使臣往來，多用船隻馬匹，并需索酒物，宜加禁治，一設方畧以遏橫暴，近歲四川夷民聚眾為盜，今有行人劉澣係本處人，深知山川險阻，諳曉

方言乞借一職協同僉都御史李匡調度殺賊
耿文恪公集

疏

耿裕

災異疏

修省七事

一寅畏天戒自元年三月至二年六月各處奏報天
鳴地震地陷山崩風電雷雨白毛黑氣等項災異不
止二三十次其大水滄沒田禾人畜係戶部抄行者
猶不在此數天心仁愛一至於此先帝大祥已屆
禫除有期陛下孝思之心當于此而益加切防微

之慮當於此而益加審倘左右之人有先意逢迎導
聲色而倡遊觀通禱祠而進珍玩者宜痛絕之庶以
蓋今修省仰答之誠一減省貢獻各處鎮守內官與
掛印總兵官今後遇慶賀萬壽聖節各仍舊進馬
二匹不許過多其副總兵叅將協守分守守備內外
官俱不許進貢科擾違者許叅奏究治一停止折納
鷄豬鶩羊其價多寡不倫乞令光祿寺止折納豬三
千口羊五百隻其雞鶩仍舊解納爲便一革退軍厨
光祿寺園役原額六千三百八十四名成化十一年

奏添五百名，二十三年，太監山青又奏添一千名，每名月食糧一石，又日支白米八合，濫費無已，乞將青奏添之數悉令革退，遇大庖厨等處缺役，即於原額厨役內揀選僉補，以後內外官不許輒奏投收，一慎重教職，今後敎職請仍舊止於科貢二途出身者考授，其餘納粟出身者不許濫與，一均平取士，今後會試取士請仍照宣德年所定南北中之數，南取六，北取四，中取二，以爲常，一改調官員，今後有與王府結親官員，除護衛儀衛司軍職照例不必改調，其餘不

分軍民職官，但在一城居住者，請俱令照例改調，或致仕間住。

應詔陳人事

時政興革

一曰尚勤儉，勤則心不他役，政事不怠，聖學無間，儉則志不外奪，用度裁省，物無妄費。皇上自即位以來，勤儉著聞，惟日慎一日，不替初心，則可以感格天意。二曰議宗室，天下王府封冊婚葬居第食祿等費，皆出內帑，與下民供億，本部查自今年正月至四月，郡王將軍下至夫人儀賓受封薨逝已八十餘人，夫

天下地有定所，賦有定額，加之水旱頻仍，人民凋耗，而宗室之費日增，計三月數尚如此，一年可知，推而至於百年之久，又將焉出，宜下文武大臣會議，務爲善後之計，三曰減齋醮，皇上臨御之初，禁止齋醮，雨雪未見愆期，比因雨雪不降，啓建禳祭，齋醮動經旬月，所費不貲，茫無應驗，以初時禁止，較之啓建，祈福誠爲無益，宜仍禁絕，以除奸蠹，四曰汰冗員，官多則民擾，而增設衙門，百費紛起，尤爲不便，本部自去冬十月至今歲四月，僅半年間，該鑄開設衙門印信

關防銅牌已八十有餘，似此增設，無歲無之，乞命吏部查天下添設官員及新增衙門，凡有冗濫，悉加裁省。五曰省供應，山東河南北直隸等處連年亢旱，民多逃亡，宜將光祿寺奏派各處豬羊鷄鶩，弘治五年前所欠，悉與蠲免，其已徵未解價銀，發災傷處賑濟。弘治六七年，停免原派之半，俟豐年補納。庶民困少，蘇六曰免厨役，太常寺新僉山東河南北直隸厨役多難起解緣，其地災傷，僉解費廣，俱累里甲，乞悉令停止，以少安人心。七曰罷營造，天時亢旱，軍民憂惶。

工役繁興、人力困憊、祖宗陵寢固不可不修、至於浣衣局、果園溝渠河岸等役、皆可少緩、宜命督工官將完者趣完、未興工者即暫罷之、八曰止差遣、近年降虜押送兩廣、或差部屬、或進士、或通事、初無定例、而通事在外、越禮犯分、往來騷擾、自今但差兵部屬官及行人爲便、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周取二公集

卷之一

行政與筆

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上木 張安茂子美

無錫周如璽鴻章參閱

林莊敏奏疏

疏

林聰

敦孝勸忠疏

疏止奪情

切惟君親人道之大倫忠孝臣子之大節未有忠於君而不由能孝於親亦未有薄於親而能厚於君者

皇明經世編

林莊敏疏

疏止奪情

平露堂

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欲求忠臣豈可不於孝子之門乎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勸天下之孝而我太祖高皇帝以孝治天下酌古準今創制立法父母之喪斬衰三年緣情立義度越千古而冒喪有禁匿喪有罰典制甚嚴其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者至矣盡矣皇上中興臨御法祖爲治善繼善述天下臣民莫不仰戴曩以逆虜不庭國家多事內外近侍方面等官聞喪權令奪情起復以共濟時艱近年邊事寧謐在外方

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猶或有奪情者且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聖人之中制又况孝親之大節送終大事於此不盡其情惡乎盡其情臣等愚昧以謂大臣之中有一身之去就係一國之安危者聞父母喪不得已而奪情起復亦不過爲一時之權宜非經世之常典若一槩奪情遂成故事其流之弊將必至於貪戀名爵不顧廉恥以奪情爲喜幸視父母猶路人子道旣虧臣節難保綱常所關誠非細故伏望 皇上

當金革之不試舉。祖宗之舊章乞降勅旨令在廷群臣若非職典機要重務與國家之所倚毗而不可一日不在左右者有父母喪悉聽回還依例守制滿日起復不必奪情如此則君親之大倫於是而敦臣子之大節於是而勸矣。

脩德弭災二十事疏

節該欽奉勅諭邇者自冬徂春雨暘弗順或積雪連旬咨爾內外大小文武群僚君臣一體宥同此心凡百致災之由皆當反求諸已庶幾上可以回天意下

可以愜人心。此外別有可以弭災召祥之道。竝許直言無隱言之當者。期於必行。臣等切惟君臣上下實同一體。臣等能竭忠進言。則上下之情孚。君能從善納諫。則君臣之義洽。今皇上務於脩德弭災。而責臣等進言。此誠急於圖治。雖舜之好問好察。湯之檢身不及。不是過也。臣等敢不罄竭愚衷。以副皇上求言之萬一乎。今將衆議事件。切於時務者。昧死上言。

一曰崇聖德以答天意。臣等竊聞惟德動天。無遠

弗屈故吉凶不僭在人而天降灾祥在德何也蓋灾
異之來固不虛發天意所在亦爲難知古之王者以
禍福無不自己出之者故每遇灾必恐懼修德以求
消弭而天亦應之捷於影嚮後世以天地灾異爲不
足畏置之度外不事脩省而天亦厭之至於危亡昔
楚一小國耳莊王以天不見妖則禱於山川曰天其
忘余乎是能求過於天而安不忘危者也邇者陰陽
失和灾異屢見則天之不忘於陛下者亦深矣
陛下省躬自責虛已求言則恐懼脩德以答天戒者

亦至矣。而臣等拳拳惟願。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德。耳目玩好。戒其蕩心。掖庭嬪御。戒其燕溺。用度戒其過奢。逸樂戒其忘返。爵必當德。而戒其濫施。罰必當罪。而戒其濫及。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自隱以達顯。由微以至著。一此心。此德而不替焉。則動人不以言。而以行。應天不以文。而以實。庶幾災異可消。天意可回矣。

二曰脩人事以消咎徵。臣等竊聞災異之來。悉由人事。陰陽善惡。各以類從。志曰惟辟作福。作威常也。臣

有作福作威亂也。大臣專政則寒甚而爲非時之霜雪。又曰偏聽不察下情隔塞政事乏謀則異雪傷物苦寒害人。又曰臣下蒙蔽則積陰不散。又曰大臣專恣厥罰常風。又曰雷爲天之號令非時之雷乃號令出於下。君子爲小人所制之應。又曰木冰水木介兵之象也。近者河南等處巡撫大臣各奏自冬徂春雨暘弗順積雪連旬窮陰彌月。或震雷非時。或木冰水介春分之後京師風雪大作寒氣異常逼人傷物揆諸咎徵皆陰侵於陽小人進而君子退之應也。夫天地

之有陰陽。猶國之有君臣。世之有君子小人也。故君
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
陰。陽在內爲泰。陰在內爲否。是以古之聖人。汲汲於
進君子而退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者。無非抑陰而
扶陽也。誠欲求救災之方。不可不究致災之由。今

陛下之臣。豈無君子尚在踈遠。而小人幸蒙親任者
哉。豈無桀、鵩、專、恣、與、竊、祿、苟、全者哉。陛下所當甄
別而進退之也。山東、河南、徐、邳、淮、泗之間。水旱相仍。
貧窮無告。而夷狄強橫。叛服靡常。此陛下所當軫

念而預防之也。夫格君心之非。當燮理之任。大臣之職也。夫大臣每遇災異。不務悔過脩職。而徒以引年退位爲辭。不務脩舉內政。而徒以循默因仍爲事。如此而謂咎徵可消。休徵克應者。實臣等所未知也。

三曰慎考察以重人才。切照各處巡撫大臣。考察官員將罷軟閒茸等項官員。起送赴部。中間或有善於守分。而短於治才。作罷軟者。或到任未久。而以政績無聞爲閒茸者。俱照例罷黜。及百官朝覲到京。而吏部又令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報其所屬南北直隸

府州縣官并令報共同僚。一如前例黜罷。其間多有不公。往往下民保留。及自行申辨不伏。究厥所由。蓋因考察之過煩採納之失實故也。臣等以爲人才之

非但人才長短不同亦以愛憎之情不能相同耳

長短不同。有長於才而短於德。有優於德而劣於才。有通敏而見事速者。有魯鈍而成功遲者。古人任人各因其材。未嘗求全責備。黜陟之典。必俟三考。未嘗責其速成。今者各處考察官員。不論久近。不察實情。上官止憑各屬長官。及同僚開報者。或宿有讐嫌。甚者有以依稀闕茸之名爲言。殊無妨政病治之實。卽

皇明經世編

林莊敏疏
卷之一

疏正奪情

六

平露堂

行罷黜，以致更代不時。去取不公，人心生怨，愈加煩亂。誠爲不便，乞勅該部。今後各處大臣考察官員，除貪酷顯著，不拘久近，卽時黜退外，其餘閒茸等項，俱要實跡。果有守分愛民，而幹材或短，及到任未及一考，而蒞事未熟者，竝不得以罷軟閒茸等名黜退。其曾經巡撫巡按官員考過存留在任者，後彼朝覲官報作罷軟等名，並須行移巡撫巡按官員體勘回報定奪，不許輒便信憑。一槩黜退，有傷公論。如此則黜陟以公，人心畏服，而居官者知所勸矣。

四曰罷齋醮以紓國用。夫唐虞三代之時，釋道之教無有。齋醮之事無聞。然而堯舜禹湯文武諸君享壽益高，傳祚愈久，未嘗祈福而福日臻，未嘗禳災而災自息。當時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初非因事釋道以致然也。自漢以來，頗崇尚之，或捨身以施佛，或迎佛骨以入禁，其信之非不專，奉之非不至。然而享壽未見其隆，傳祚未見其久。治道未見其古。若是二教之無益於國也明矣。近者在京各寺官觀，既有齋糧以飪僧，又有燈油以供佛。一月之間，或脩齋几度，旬日之

內或設醮數壇甚者內府亦行脩設供奉之費既多齋觀之儀不少雖曰給自內帑其實出於民間以爲爲民祈福而民之艱苦自若以爲爲國禳災而天之災變屢見何嘗有補於國家之分寸乎伏望皇上鑒前代之得失辨二教之無補於其各處寺觀齋糧燈油之費內外修設齋醮之事悉皆停罷庶幾當務爲急而不惑於虛無國用可紓而不至於妄費矣

五日節供應以省民財自昔聖帝明王凡遇天變必減膳徹樂痛自修省以回天意邇者光祿寺節奏牲

口等項供應日逐數多。各處送納數少。除行催解外。又復於在京市鋪收買。雖稱開與價鈔其實虧其本錢。是以民被其擾。不可勝言。近該禮部題稱照得各

處累奏災傷。其坐派物件數多。乞勅光祿寺除供應

祇待等項。本非正供。預儲以待。不時求索耳。

外其餘祇待等項。量爲撙節。以紓民力。臣等訪得內府供應之數。常居十分之九。而祇待之數。止得十分之一。今止撙節祇待等項。而不行撙節供應之數。是捨其大而圖其細。雖有撙節之名。而無撙節之實。伏望

皇上感天變之累見。而法先王之心。念百姓之

難艱而務撙節之道。其內外日逐供應。除上用之外。量爲撙節。可省者省之。可罷者罷之。庶幾供應可給。而無不足之虞。民力可紓。而無騷擾之患矣。

六曰禁勢要之計田地。夫分田制賦。我朝稽古定法。所以供國用而養天下之民也。有官守者自有祿以養之。豈可踰越而請求乎。近年以來。內外貴權之家。往往挾勢。不思民間沒官空閒田地。俱是起科之數。亦不思前項田地。曾撥與民間。既以納糧當差。輒以朦朧奏討。該部不行查審明白。却乃依阿曲從。徇情

撥與其下民因見奉旨欽撥莫敢誰何其間奏討五十頃而侵占一百頃者有之奏討一百頃而侵占二百頃者有之况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不過一頃以養

八口之家而又納賦於其上今以一人而輒討百頃

若奏討用地不納糧是下奪民產而上虧國計

之田又不納糧當差是一人而坐享百頃之利其可

矣

乎哉自古開國勲臣亦不過食邑五十戶或一百戶

而已今其奏討者不可勝計且如武清候石亨享祿

千鍾尚稱喂馬艱難奏討田地開種草料及跟隨指

揮人等求地蓋房及都督同知王竑才方陞任前職

祿非不厚，却稱日食不敷。又奏討田地二處，又如百戶唐興奏討田地不下二三百頃，且唐興一家豈能盡種，詢訪其實，多係在京奸詐之徒，投克家人名色，倚恃勢要，威逼侵占，害人肥己，所以怨則歸於朝廷，利則歸於奸詐，其他奏討田地者，難以枚舉，忍心逆理，莫此爲甚。乞勅該部自正統年間以來，有等勢要官員奏討田地者，逐一查出，差官前去踏勘明白開奏。將於內田地不係撥與之數，而擅侵占者，卽歸還於民，其果有功於朝廷，而撥與者，仍再斟酌，多不過

五頃十頃其餘悉撥與民及軍餘承佃屯種仍行禁約如有仍前恃勢侵占於民者治以重罪如此庶使田地適均而豪橫不得以兼併賦稅有徵而下民均得以蒙其惠矣

七曰紆匠作以省民糧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乘輿服御悉從儉約宮室制度不事華飭臣等因有以知皇上節儉之心卽大禹克儉克勤之心也且內府宮殿京都城垣俱已完美及製造軍器等項近年各處解送量不缺用日逐工匠止不過脩理損壞而已况

各處水旱相仍，人民飢饉，京倉糧儲，空當搏節，照得
在京軍匠等項，并各處輪班人匠，俱在京各衙門上
工。月支糧米，動以數十萬計，然不急之務，既悉停罷，
其住坐軍匠役，每名按月合無止令上工十日，其餘
二十日，聽其營生供贍家口。該支月糧，量減分數，其
輪班人匠，不支月糧者，亦當寬恤。該罰工者，暫免罰
工。如此則工作得以少紓，而公務自集，月糧不至虛
費，而京儲自省矣。

八曰汰僧道去遊食。先儒有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

矣。甚矣。遊食者爲國之蠹也。蓋一夫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不飢，其可得乎？一婦蚕之，十人衣之。雖欲不寒，又可得乎？且京師天下之本，官吏、軍匠等項，凡有執役之人，動以百萬，皆仰給於京儲，固不勝其費矣。今京城內外僧行道童等項，皆以請給度牒爲名，累年留京不去，或於寺觀安歇，或於人家借住，不下數萬，又有已給度牒而不回者，有托遊方而來此者，是皆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者也。雖曰朝廷未嘗給以糧餉，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軍民之衣糧也。蚕

食京師莫此爲甚。况此輩旣無室家之憂。又無名役之擾。服夷狄之服。心禽獸之心。奸盜詐僞。又有不可

是時僧僧何其多也

勝計。矧景泰二年。以度僧三萬有零。今歲復度。恐天下之民。將半爲僧道。遊食者愈衆。而生財愈寡矣。其可乎哉。伏望 皇上念僧道之無益於事。懲遊食之有害於民。宜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於各寺院官觀。除有度牒額設者不動外。其餘遊方掛塔等項。并無度牒僧道。悉皆驅遣出京。使之各回鄉里。還俗當差。如此庶能使民趨正業。而不流於異端之教。國無遊

食而自得夫生財之道矣。

九曰。減冗食以節京儲。夫在京錢糧未易儲積。遠而水運。則有百餘里風波之險。近而陸運。則有千餘里負載之難。其間所納錢糧。或水旱災傷。而賠贖者有之。或因人拖欠。而累納者有之。勞苦萬狀。不可勝言。是錢糧之出。實生民之脂膏。其可不知搏節。量入爲出乎。自正統十四年以來。爲因京師缺兵。各處起取軍士前來。無非資其保邦而安天下也。今看得在京食糧官軍固有。而不得用者亦多。自古兵不貴多而

貴精。今或者以爲邊務方殷。正在用人之際。不可減省。說固然矣。使有名而無實。徒多而不精。則誠無益於事也。且如府軍前衛老幼軍。已蒙選取壯丁頂替外。其老疾之人。又不釋放寧家。仍復在京閑住。每月食糧三斗。未免虛費。况兵與食相爲依倚。以有限之錢糧。養無用之冗兵。則日見虛耗矣。查得京通二倉。放支官軍等項。本色俸糧。共該四百六十三萬五千九百有零。四季折俸銀。共該五十萬兩有餘。切詳前項歲田錢糧費用不少。見今各處災傷起。運京儲多。

告停免。及沙灣河決。今年漕運尤未可必。是誠不可不慮也。乞勅該部及總兵等官。將在京各衛官軍。通行嚴加揀選精壯者不動外。其老弱不堪征操者。空從該部計議。從長處置。量減俸糧。如此則兵得實用。而所食者寡。糧有所積。而京儲不乏矣。

十曰禁私役以清軍旅。夫兵者國之保障。所以勘禍亂而討不庭。所以威四夷而衛生民者也。爲之將帥者。要必訓練有方。撫綏有道。結其親上死長之心。作其赴敵決勝之氣。如此則有事之秋。必得其用矣。豈

空私自占役。以剝削之哉。我祖宗舊制。一軍不許私役。一卒不許放閑。律有常憲。皇上中興以來。慮恐各官私役數多。故自總兵等官以下。定其名數。撥與跟隨。亦未嘗許其賣放。辨納月錢。而不行操練也。臣等訪得各營自總兵監鎗以下。把總等項官員人等。不體皇上之心。不恤士卒之苦。將原定撥與跟隨者。盡數賣放。却將在營操練者。日逐跟隨。又行占恡數多。有七八十人者。有一二百人者。貧者隨操。富者賣放。不惟軍士被其剝削。抑且朝廷虛費糧餉。比

食糧之入無不計其情慮之者所以備于清之次也。至差官點閱却行顧倩頂替以輟俱各數少雖蒙恩宥不加之罪然而玩法不悛者至今猶然且朝廷畜養軍士所以防外患也將帥訓練軍士所以精武藝也。今既私役而放閑不使赴操而演武則軍士怠惰武藝不精卒有警急率之使戰豈能得其實用哉。伏乞勅總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軍士者悉皆退出俱赴操練原撥跟隨者亦以時操練不許賣放敢有仍前占愆不發雖一卒之少亦必治以重罪如此則軍不害而赴敵有必死之心糧不虛費而國家得實用。

之益矣。

十一曰嚴開中以實邊儲切照戶部榜文不分軍民官校之家許於口外缺糧倉分關中淮浙長蘆運司引鹽無非欲廣邊儲以供軍餉豈期貪利之徒不以邊儲爲重奸詐百出未奉明文關中預令家人伴當將帶銀兩到於口外各城堡糴買糧料堆積在倉却乃虛捏情詞告稱遠運艱難伺候日久及至中納正中淮鹽其長蘆浙鹽停滯不中迂延歲月又乞減去斗頭纔方上納臣等詢訪其由中間多是在邊頭目

及在京權豪之家。倚勢爲奸。其上納糧料。既不着實裝運。往往就彼買納。至使邊儲湧貴。軍民告艱。今後凡遇開中。合無將淮浙長蘆三處引鹽量爲品搭。不許獨中淮鹽。若全中長蘆浙鹽者聽。其所納鹽米。務要腹里各處裝運。到於居庸關收糧主事處從實報數。驗米出關。不許止帶輕齋。仍就彼處糴買。行令總督邊儲。并管糧叅政等官。及巡按御史。設法關防。倘有仍前往於口外地方。預買聽候開中者。許諸人訐告。糧料卽追入官。不與支鹽。如此則豪強知警而不

容以售奸、邈儲克實而不至於缺乏矣。

十二曰、慎刑獄以導和氣、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是刑不可以不慎也、惟皇上自御極以來、屢勅法司、詳慎刑獄、以洽好生之思、但爲法司者、罔體此心、惟務深刻、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執原詞、或拘成案、不審情犯虛實、但知希指迎合、如 聖旨批法司辨理者、卽與之辨理、罪雖怙終而必宥、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雖可矜而莫伸、又有當行勘者、不與之行勘、當提對者、不與之

提對獄囚淹禁經年文案屢歲不清如此抱負不平
陳情懇訴少者不下十有餘次多者不下二十餘次
罪終莫逃積憤含冤甚傷和氣如蒙乞勅法司今後
一應在監罪囚務要推情鞠問詳審重輕不許任意
徇情鍛鍊成獄有奉欽依法司知道其間情有可矜
疑卽與辨理該提對者卽與提對該行勘者卽與行
勘毋一槩立案不行視爲泛常如是則刑罰得中人
無冤抑庶可以弭災異而導和氣矣

十三曰省班匠以紓民力照得天下各色輪班人匠

多是災傷之民，富足者百無一二，艱難者丁常八九，及輪班之時，典賣田地子女，揭借銀兩絹布，及至京買囑作頭人等，代爲應答，多者賣放，或私下占役，而辨納月錢者，甚至無錢使用，與人傭工乞食者，求其着役上工者，甚少有當班之名，而無當班之實，況今營建造作之事，比之永樂年間，十不及一，工作既少，人匠實多，如蒙乞勅工部，將前項輪班人匠，二年一班者，改作四年一班，三年一班者，改作六年一班，其見當失班罰班者，悉與除免，止當正班，待其年豐稔。

熟之時。遇有興作。量爲起取。照舊上工。如此則工作庶可不悞。人力亦得寬紓矣。

十四曰。撥吏役以疏壅滯。看得在京各衙門執事吏典。皆各布政司大小衙門兩考。給由到部。不下數萬。有辦事二三年。而不得實撥者。有辦事一年半之上。而卽得實撥者。查得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州縣吏典。俱與都布按三司吏典相兼。於五府六部叅撥。近止將三司吏典。及府典吏。撥與府部。而縣司吏典。止於衛所倉場內撥充當該。雖府部有缺。亦不行取撥。所

以壅滯於下，率多嗟怨。其中吏典，又有前考內犯罪名者，給由之時，原籍官司俱已查考明白，咨送前來。該部不行准信，仍行於原籍官司查勘，有守候一二年之上，而回文不到者，又貧窮艱難，不能生活，及人物鄙猥，寫字粗拙等項，不可枚舉。乞勅該部將前項吏典，照依舊制叅撥。有過名而無贓罪者，只憑伊原來咨文，不必展轉查考。積久留難，其於人物鄙猥等項，不堪實撥者，准其告回原籍爲民。如此則法例一而不偏，人心服而不怨矣。

十五曰。減科派以甦民困。照得內府衙門。一應買辦物料。雖稱年例。不可減免。然當因緩急之宜。量加寬恤之惠。且如油椿槐木石磨等件。例該一年一換。坐派直隸河南等。各處買辦所司。以內府所用之物。不分地哩遠近。價值高低。務令小民遍處尋買。雖油椿一木之微。計其買辦完備。而費銀不下二三百兩。臣等切惟油椿石磨。皆堅固之物。非用之一年。可壞者。必欲一年一換。其實勞民傷財。况今各處水旱災傷。民不聊生。艱難困苦。不可勝言。合無將前項油椿等。

件。或三五年一換。仍將景泰四年以前拖欠未完者
悉與停免。如此則供用不至妄費。而民力亦得以少
甦矣。

十六日。驅民害以安善良。切見各處司府州縣。額設
皂隸弓兵等項。俱要一年一換。不許久占衙門。把持
官府。係是舊例。照今巡撫鎮守內外官員。跟隨皂隸
門子軍牢人等有係富豪大戶。夤克躲避差役者。有
係殷實壯軍。投托影射。差操者。跟隨情熟。積年不替。
遂至狐假虎威。欺凌有司。需索錢物。透漏事情。甚者

說事過錢誑賺局騙人財物件作弊多端難以悉數其被害之人負屈含冤莫敢控訴乞勅該部行移各處巡撫鎮守官員將跟隨門子皂隸照例一年一換多不許過十名俱要行移本處布政司轉行各府州縣於相應人戶僉點共衛所軍丁軍人俱發原伍差操不許巧立名色跟隨害人如有仍前占恡不發不從有司僉替者並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從公劾奏治罪如此則民害驅除而良善獲安矣

十七曰惜柴薪以節民勞查得供用柴炭先於易州

山置廠採運後將廠那移地方不一近日方轉往真定靈壽等縣山場採運臣等切照易州去京不過百里真定靈壽等處到京七百餘里實路途窮遠加倍於易州日用柴炭不減於舊額因廠遠以致拖欠數多。况今多有被災去處人夫缺乏逃移不下萬餘若。不量爲從寬減實是累迫人難乞將山廠仍舊那於易州就近採運便益或將供用及各寺觀等處該用柴炭量爲減省愛惜以甦民困。

十八曰省重役以恤人難照得軍政民匠先因營造

將各處班匠見丁起取赴京工役後因迯回充軍隨

公於工匠事宜論之甚詳

改民匠常川上工一戶見當二三名者有之三四名者有之既當常工人民匠又當該季班匠以致重役靠損人難常工者經年迯去不來上工轉班者累次拖欠不見當班雖有其名朝廷不得實用乞將此等人匠減去班匠止當常工人匠或二三名者止當一名庶民不重困而官得實用矣

十九日清軍政以通下情照得天下衛所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因父祖或身自効勞陞授前項職役後

爲年老事故等項各有兒男弟侄俱該衛所官吏保勘明白送部襲替職役中間或有字樣差訛事情無碍該部亦行駁回照勘二三次者有之五六次者有之似此淹延日久負累人難及天下衛所軍或回鄉貫差錯或被里書人等挾讐妄指或被衛所妄報坐勾或因爲事克軍於例止終本身或因調衛而姓名未曾開豁該管衛所一槩發冊清勾有司并里書人等不與照例辨明回覆却又朦朧起解似此之類往往赴京告訴該部俱各立案不行以致冤抑無申乞

勅該部遇有前項官旗襲替職役文書不係繁閑字

不但軍職襲替凡行文皆然

樣差錯事無規避者卽與襲替共有軍役鄉貫差錯姓名相同果被誣指妄報并例該止終本身等項查理明白卽與分豁其挾讐妄報誣指之人務要究治毋容作弊如此則軍政無不清而下情無所抑矣

二十曰省造作以革奸弊近者內外諸司不分事務大小輕重可否一槩具奏俱要修造此盖有等無知官吏人等專一要得管押人匠夫工收放物料以爲乘時射利之計豈有一毫爲國恤民之念且如南京

等處衙門節奉修理臣等看得 孝陵太廟二處係緊要去處固不可缺其餘俱可暫停且今各處水旱相仍良多疲弊抑且近年抽分在官木料欠少動經造作輒要於民間買辦况土木之興傷財勞衆不可勝計若有不得已而修造者必須會官議擬行移該部并該衙門相勘的確應否修造及查在官有無物料可勾應用明白回奏方許興工如此則修造有常而民不勞官府有規而弊不生矣。

議賜也先勅書稱號疏

切見也先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陛下
以也先素無可汗之號回賜勅書難于稱呼乃命多
官會議其爲安內攘外慮也至矣臣等切惟中國之
病戎狄其來久矣而戎狄之背逆天道則未有如也
先之甚者也向者率犬羊之醜類卽害骸於土木邀
留 上皇車駕舉衆入寇京師誠國家不共戴天之
讐所當枕戈嘗膽思所必報者也仰賴 皇上嗣位
中興威德並立選將練兵志雪國耻而逆賊也先亦
知畏威懷德悔過向化奉送 上皇還京累遣部落

入貢。陛下洪天地之量與其自新然而狼子野心
譎詐萬狀包藏兇禍無有紀極旣而自殺其主又卽
遣使來報使其不畏天道不顧醜類之誅不惧中國
之討卽稱可汗亦孰得而禁之哉彼也先之不敢輒
稱可汗而姑遣使于我者將覘中國之能謀其罪否
爾雖曰王者不治夷狄而弑主之賊豈可復加遜詞
厚禮與之通問交好乎哉於斯時也召其使於庭下
數也先以大逆不道之罪却其所貢方物而并遣之
斷其往來之使絕其款塞之請內告藩鎮外告諸蕃

聲其罪惡而致討之，則也。先雖狡黠，亦將斂手退避，而不敢大肆厥志矣。惜乎當時失此之舉，回循委靡，以至于今。今日曰兵食未足，姑徇夷情，明日曰兵食未足，姑從其請，是以逆賊驕恣，今次遣使來貢，稱可汗以自尊，竊胡元之故號，雖以入貢爲名，其包藏圖大之心，窺覘虛實之意，隱然可見。今復失之而不圖，則後日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爲今之計，若賜以勅書，而稱爲可汗，則長逆賊之志，而謂中國無人，反示弱於夷狄，若稱其故號爲太師，恐激犬羊之怒，而得

藉此生釁。以貽患于邊境。莫若待以常禮。而賜勅與
其來使。令之歸語也。先而諭以華夏夷狄之分。順逆
吉凶之道。庶幾不失國體之尊。抑亦可以示強于夷
狄。必謂中國有人。而不敢輕視我也。今之議者。乃以
可汗爲酋長之稱。隨唐以來。夷狄之常號。欲徇彼俗
稱。爲瓦剌。可汗。稽之於史。謂夷狄之稱。可汗。猶中華
之稱皇帝也。此唐之時。四夷君長。亦稱我。太宗爲
天可汗也。由是觀之。則可汗之號。豈可加於逆賊也
先乎。若曰。不稱其爲可汗。則必召致邊釁。理固然矣。

借使稱之。而復有他求不已。邊釁亦生。又將如之何哉。且如往年也。先亦嘗索我中國遣使。群議紛然。亦皆以爲不遣使。則釁從此生。賴陛下剛明斷然。不遣則我之強弱虛實。彼不可得而知。數年以來。邊境以寧。故臣等愚昧。以爲今若不稱其爲可汗。則彼或入寇。猶可暴白其僭逆之罪於天下。而揭告于神明。以恭行天討。天下之人。亦知其爲逆賊。而有其討之心焉。若遽然稱之。則是陛下亦與之矣。又將何以號召天下義士。以共事乎。竊惟皇上中興臨御。以

來五年于茲。凡百軍國重務。皆托大臣爲腹心。咨詢之而後行。自古君臣際遇之盛。倚托之重。信任之專。未有加于此也。柰何在廷大臣。罔思付托之重。徒徇苟安于目前。使其皆知以身殉國。仰圖報稱。皆有効死之心。而不爲身家之謀。又何患區區逆賊也。先之不懷服哉。况今日兵甲車馬。非不足也。糧餉。非不充也。人才。非不有也。紀綱。非不備也。時有可爲而不爲。勢有可強而不強。乃退縮委靡如是。謂之不負。陛下之委任可乎。伏望陛下俯察臣等千慮一得之

愚乞付廷議而折衷之要必事歸于至當毋致見譴
於夷狄務使竭忠誠以保乂國家則社稷幸甚天下
幸甚萬世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林莊敏疏
卷之一

五

平齋堂